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五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記 書事

姚姬傳日記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亦有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曾文正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之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瑣事記器物皆是而方望溪則謂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蓋無質榦可立若徒具工作之程期宮室之位置雷同鋪敘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爲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于厚惟記山水能雕刻眾形至監祭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應璧諸記則皆世

俗蹊徑耳

余案宋人之記或以論體譏之正苦無質榦可立故不得不別出
機杼耳記山水至柳州可謂特絕而惲子居猶謂體近六朝未爲
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作遊通天巖諸記又謂
三百篇多言山水古簡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
觀幽淡之境如遇諸心目閒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始則所
見抑又遠矣書事亦記屬也故附之

序記文古人多自書余惲子居集中皆書名今參用之古人二字
名多止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
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

定公六年經但書息又如李光顏烏重允韓公武皆二名也退之
平淮西碑兩稱顏允武一稱顏允皆其例也然終以書二字爲正
聖祖御臨米芾書恭記 高廟御書恭記 高宗御題郭昇畫
記 敕建湖口水師昭忠祠記 平江縣學新建魁星閣記

平江縣重建三賢祠記 天岳書院新建屈子祠記 平江書

院新建君子祠記 清江縣賓興會記 超園記 超園續記

平山堂重建歐陽文忠公祠記 續九老題名記 重修賈

太傅祠記 賈太傅井記 曾文正公祠雅集圖記 湘潭郭

氏義莊記 求忠書院記 大宗祠增置祀田記 吳氏宗祠

修建屏牆記 爽溪書院記 重修文峰書院記 遊連雲山

記 重遊嶽麓記 遊金焦北固山記 遊天岳山記 爽溪

村居記 張節母彭安人節孝坊圍牆記 皆不忍堂記 重

修考棚記 重新羅廷揚先生故宅記 重修長壽巡檢司署

記 箴言書院胡宮詹先生祠記

書張文和公逸事 書吳妙應事 書程允元暨妻劉貞女事

書張振之師遺事 書萬五獄 書沈兵備守廣信 書游

擊畢君死賊事 書破地雷事 書鄒叔勤遺事 書衢州文

廟聖像事 書乳源令冒公死節及其子誅賊復讐事 書火

輪船 書江南黃烈女事 附黃烈女詩并序 書謝貞烈婦彭氏

降神事 書平江三烈婦 續書平江五烈婦 書平江唐烈

婦
書長沙余高氏昇仙事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五

聖祖御臨米芾書恭記

古者道統治統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至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出於一者也孔子生周東遷朱子生宋南渡之世天付以斯道而權不屬此道與治出於二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而道與治之統於是復合計自

冲齡踐祚

臨御六十一年享國之永爲殷中宗以後所僅見其

文德武功固合一帝三王而一之矣卽以文學論抑有超絕千古

者伏讀

庭訓格言

聖祖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休
幾餘游藝臨摹名大家手卷多至萬餘手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
蓋雖專門名家莫能希其萬一矣至其書學之勤也翰林學士沈
荃嘗直南書房

聖祖數召入內殿賜坐論古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命荃書之荃每侍

聖祖書下筆卽指其弊兼析其絲

上愈嘉其忠益其後荃子宗敬以編修入直

上命作大小行楷猶 諭及前事且使內侍傳 諭大學士李光
地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屢指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
不念荃之勤也於戲

聖德淵冲樂取諸人以爲善卽一藝已如此宜其亙千古而立隆
哉臣所見

聖祖御臨米芾董其昌書刻石者多而真蹟不獲睹同治初在浙
西得此卷爲

御臨米芾書絹本凡百五十一字卷端小璽曰 康熙御筆之寶
末空二行未署年月蓋畱以備 頒賜時補書耳不識何時流落
人間而至寶不能掩闕臣幸得此乃構寶翰樓以珍弄之每一拜

觀如睹羲畫開天啟太極之苞符也。文畫闡繹具純一不已之全神也。蓋數千年道統治統之合，卽是可闢其崖略矣。豈勵一藝之精云爾哉抑。

聖祖幾暇怡神，其偶然流露者，尙若此况。

聖德神功之涵濡發育於二百餘年之久者，哉謹拜手稽首爲之記。

高廟御書恭記

咸豐九年正月元日

臣

元度從兵部侍郎

臣

曾國藩駐軍建昌遊

郡城書肆見故紙中有擘窠書福壽字各一字高二尺廣稱之龍
文朱箋非人間所有謹購歸乞

臣

國藩審定蓋

高宗純皇帝御書也謹案我朝

列聖每歲終

御書福字 賜中外大臣尤渥者兼 賜壽字其筆曰 錫福蒼

生傳自

世祖至今猶中書供

御蓋二百餘年矣大臣膺 殊眷者值生長亦

賜福壽字皆異數也

高廟天縱多能

奎章照耀海內望而知爲真蹟第不知所賜者何人軍興後流轉至建郡未付劫火殆有神物護持而臣元度以元日得之於戲何其幸也昔歐陽修記宋仁宗御飛白以謂仁宗之德澤涵濡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者乎而黃庭堅仁宗御書記稱其天德純粹無聲色眩遊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况我

高宗皇帝文德武功超越萬古

臨御六十年

禪授後爲

太上皇帝又四年

聖壽八十有九自其七旬卽 親見五代曾元有 五福五代堂

寶壘

福壽之崇古今一人而已豈宋仁宗所能比擬哉夫慶雲景星光

被萬物庭堅所謂譽高厚而贊光華者也臣樗櫟散材自度不能

躋九列邀 殊錫而老母在堂幸依

日月之未光獲瞻

宸翰恭懸楣北沐

先皇之福廕俾

臣

母眉壽熾昌傳之子孫世世永寶歐陽修所云

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今其將在敝廬矣

臣

國藩既恭跋下方

臣謹爲之記

高宗御題郭昇畫記

同治元年元度駐軍衢州得元郭昇黃山雲海圖氣韻蒼潤似米芾父子上有

高宗純皇帝御題詩云京口茅堂住幾年烟雲供養領江天淋漓戲寫網緼狀不許黃山景占全未署辛巳夏五

御題字係小行書鈐 乾隆宸翰 幾暇怡情二小璽幅中另鈐

寶璽五在上方之左曰 乾隆鑑賞正圓白文右曰 乾隆御覽

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 三希堂

精鑒璽長方朱文曰 宜子孫方白文蓋 石渠寶笈中物也謹

案乾隆九年

三十一卷之三
三十一卷之三
三十一卷之三
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內府所藏書畫及其款識題跋與會

邀

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五十六年

詔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

睿裁故相阮元直 南書房時獲瞻美富作 石渠隨筆謂凡歷

代名人書畫於乾隆九年入 石渠寶笈者皆用前所鈐五璽惟

藏 乾清宮者加用 乾清宮精鑑璽 養心殿 壽甯宮 御

書房皆如之其藏 圓明園者惟五璽而已迨後續編寶笈乃加

石渠定鑑 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 石渠繼鑑者則已入前書

而復加題證者也茲軸凡鈐五璽殆入 寶笈初編而藏諸

圓明園者歟。考辛巳爲乾隆二十六年。殆 幾餘清暇。取 石渠
所藏。弄擇其尤者。續加以題詠。歟不審何時流落人間。而元度得
薰沐而寶藏之。何其幸也。又案郭昇字天錫。一字佑之。號北山。鐵
網珊瑚稱其家世。京口故作畫全法米南宮。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列昇傳於戲一藝耳。

聖祖甄錄於前。

高宗題品於後。既以見小善不遺。而士之精一技以得名於後世
者。其亦可以興哉。

敕建湖口石鐘山楚軍水師昭忠祠記代

道光三十年粵西姦民洪秀全楊秀清等搆亂陷州縣以十數大軍進勦積歲弗能定咸豐二年諭嶺涉湘間道犯長沙解圍後由益陽湘陰掠民船萬計乘風過洞庭陷岳州屠武昌三年正月破九江殘安慶入金陵據爲僞都六月由湖口泝彭蠡犯江西行省江忠烈公忠源以楚軍堅守得全終以無水師故不能大創賊兵部侍郎曾公以親喪在籍有詔起復治鄉兵念賊擾長江非舟師莫制其死命遂建三省會勦議治戰艦於衡州時承平久人不知兵水師尤艱舉相願聘貽曾公精思詣微尺寸皆有筭度拔今福建提督楊公載福於羣伍中令典水軍某亦承其乏屬武昌再

陷 廷旨趨行遂以四年正月發衡州二月抵長沙則逆舟數千已溯流至銅官渚逼省門曾公遣將復甯鄉賊遁會岳州陸軍敗賊聞道撲湘潭掠商船萬餘將泝湘江通兩粵長沙危在旦夕四月朔某會楊公暨楮運使汝航夏運同鑿以舟師援湘潭鏖戰五晝夜盡焚賊舟提督忠武公塔齊布以陸軍夾擊復湘潭曾公加飭戎政七月誓師水陸東下連戰皆捷塔忠武斬僞丞相曾天養閏月復岳州楮夏二公死綏羅忠節公澤南來會水師追及嘉魚次金口八月攻武昌漢陽下之九月收黃州蘄州十月大破田家鎮鐵鎖之橫江者七鼓搆火液之燔賊舟萬有數千忠武忠節踏賊半壁山浮屍蔽江下十一月舟師次九江陸軍克興國大冶北

渡剡黃梅鑿廣濟撇斬水進蹴九江某遂率前鋒直搗下游之石
鐘山石鐘者當彭蠡口爲江西鑄鍵賊必爭者也先是江西戰船
數百淪於賊賊用以塞湖口拒我軍爲浮梁鐵鎖視田家鎮加密
隔岸梅家洲矗僞城環巨礮數百水涸弗利仰攻介士多死傷我
軍憤甚遂以十二月中旬簡輕剗猛進燔逆舟之在湖者自大孤
山至南康都昌當者輒盡會水益涸賊悉銳守兩岸鐵戢斷中流
師弗克歸各巨艦及輜重之泊九江者繼爲賊襲焚於是外江與
內湖如限絕域矣五年正月湖廣總督兵潰武昌漢陽復陷曾公
畱塔忠武羅忠節圍九江而命某駛援鄂至則與巡撫胡公林翼
相依倚搯沌口蔽湖湘曾公入章門加治水師饒廣告陷檄羅忠

節自九江移勦復弋陽及廣信六月克義甯塔忠武卒於九江軍別遣將規湖口蕭節愨捷三率內湖水師夾擊石鐘山以外江無援不克七月節愨中礮死羅忠節赴援武昌壁洪山鄂禍差解而僞翼王石達開由通城入義甯躡江西境連陷瑞臨袁吉撫建各郡與粵東賊由茶陵入江者合勢益張十一月曾公調九江軍勦瑞臨檄某繞道來江統水師時道梗易服爲賈人重趼千餘里十二月達大營六年二月陸師潰於樟樹鎮我兵在下游者悉援省會南康亦失其別攻撫州者相持數月不能下當是時烽火逼省城官私掃地赤立戰士懸釜待炊岌岌不終日其卒能搢拄者以水師分搯各要隘賊飽掠終不能舟運故官軍得圖補救而徐以

自全也。六月，水師復南康。七月，湖南援軍至瑞州。十一月，克袁州。羅忠節歿於鄂。李忠武續賓領其眾，亦以是月偕巡撫胡公再克武昌。提督楊公帥舟師復漢陽。黃州、蘄州抵潯陽，內外軍相望，無繇得合。李公尋攻九江，搨長壕，困賊。十二月，曾公勞軍九江。七年正月，命瑞州軍效圍九江。法二月，曾公奉諱歸，疏請以楊公總理內外水師，而以某協理。

詔曰：可。兩軍雖洽，一然終懸絕江湖間，以石鐘爲之梗閼也。七月，水陸官軍拔瑞州，進搨臨江。楚師之圍吉安者，亦屢戰勝，惟九江死拒如故。某與楊公議以九江恃湖口爲援，不拔石鐘，九江不可得。密約李公率陸軍從八里江潛濟出賊，不意撼其城內外水師。

夾擊血戰兩晝夜以九月九日破梅家洲僞城燔石鐘山賊巢藉
其崖獲賊戰艦八十有九巨礮千二百有三殪悍賊萬餘克湖口
於是水師之三載阻絕者內外皆合某帥師循彭澤取小姑進逼
安慶楊公則乘勝復望江東流建德抵蕪湖之荻港破繁昌泥汊
兩僞城賊艘幾蕩盡我水師陣亡亦不下數千人矣十二月官軍
克臨江八年四月克九江殄賊無遺種旋收撫州建昌石達開竄
浙閩八月克吉安江西肅清曾公奉

命援閩浙軍次湖口以水師戰亡諸將士疏請

敕建昭忠祠

命既下某與楊公集議建祠石鐘山祀蕭節愍周貞愍楮運使夏

迎同副將成章鑑參將羅勝發游擊黃國堯都司史久立易景照
李洪盛謝新有陳友德郭德山守備黃開進白人虎等而以弁勇
三千餘眾附之爰緬述水師分合之繇鑿諸石以諭後人當洪楊
之初煽亂也憑山爲巢雖悍而地僻且遠勢甚渙自掠舟洞庭挂
颿指金陵舳艫千里大軍十餘萬芟舍從之弊弊然常出其後故
東南辦賊非水師罔濟

國家之制閩粵設水師提督皆以防海置內地如兩湖三江在事
者多不措意戰船久窳脆不可用臨敵治水師如倡絕學於舉世
不爲之日微曾公真心孤往合羣策圖之天下事不可知矣今自
湘源以下長江二千餘里官軍分扼其吭無一賊帆上駛不可謂

非水師之力抑死事諸君子之力也烏虜

朝廷養士二百餘年司計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大亂幾及十年
出死力以扞危疆願歎在草澤寒微之賤士諸君子趨死不顧利
害身殉至三千餘人綜計全楚國殤殆以數萬計竭數萬眾之死
力屢蹶屢奮轉戰數千里而大難迄猶未紓死者而有知也月黑
風寒之夕江波怒號水石相激毋亦有不平則鳴與所謂窾坎鏗
鞳噲吟如樂作者相應和也乎是大可悲已祠在山之椒凡數十
楹別置田產歲取所入供香火修葺賚牒江西行省存其牘以垂
遠久後有作者覽此軍分合之繇及死事諸人併力以奪茲山之
艱且險其亦念慎固封守之義而勿以險要資敵也夫咸豐八年

戊午冬謹記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五

記

十一

平江縣學新建魁星閣記

太史公天官書謂斗爲帝車運於中央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攷北斗七星前四星爲魁後三星爲杓所謂魁枕參首是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杓第一星曰玉衡古帝堯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上法天文以制器握斗柄以候二十八舍之度也後儒釋璿爲珠乃謂以璿爲璣以玉爲衡失其義矣抑聞天樞又爲三公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台中宮之星莫尊於紫微垣而三公輔弼天子上應天樞是天神之最貴者莫魁宿若也繁星萬一千五百有二十而北斗四星爲之首故名物之首稱魁書渠魁禮不爲魁漢書黨魁皆首義也後世稱

廷對第一爲大魁遂於科名有專屬矣

聖朝維明化勳煥乎有文直省府廳州縣各學宮例皆建魁星閣及文昌宮誠以天之六府文昌六星在魁前其三曰貴相主理文緒而魁之光氣翕施足以燭闇習振幽滯昭回雲漢與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上下合符故不特續之旂常仿之城郭寓之像設而復徧祀天下之學宮夫非欲合天文人文以化成天下哉平江爲南紀奧區水有汨羅山有天岳稱節義理學之邦學宮前向有魁星閣圯廢且七十年光耀韜黜文運闇而弗彰同治丙寅春邑人士循覽宮牆歎爲闕典議卜地建閣用以揭虔妥靈邑侯歐陽君力主斯議乃醵金庀材構傑閣三層高五十尺觚稜嶸嶸

輪奐赫昉。經始於六月二十四日。落成於十月。費緡錢二千有奇。屬太倉陸星農常熟翁。叔平兩殿撰。各題額。書榜揭楣。閒筮日迎神。秩祀有所章。縫紳黻之徒。走幣奉璋。瞻拜趨趨。皆曰。茲山雄秀。適與學宮對峙。凡天作而地施之。以俟今日者歟。謹案石氏星經。魁星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夫天與火合爲同人。文明以健之應也。澤上有地爲臨。教思無窮之應也。魁星垂象於天。精爽翕聚。氣類斯應。從此天人協贊。龐樛栳被。邑人士益勵文行。掇巍科。上玉堂。俾太史氏屢書曰。下五色雲見。謂非文運昌明之券哉。至奎爲二十八宿之一。其星屈曲相鈎。似文字之畫。孝經援神契。雖有奎主文昌倉頡效象之語。而與今所祀之斗魁自各別也。謹

稽乾象參之卦體記其事以壽貞珉俾邑人士有所考焉

平江縣重建三賢祠記

三賢祠舊祀楚左徒屈子宋丞相王文正公參政唐質肅公以屈子靖節汨羅江二公皆起家平江令也祠創於明嘉靖十四年知縣宋公越國朝康熙六十一年知縣楊公世芳重建距今百四十有八年矣破屋三椽粟主置北牖上字黝昧不可辨識饗祀闕如行路閱焉考古屈子祠在縣南屈家巷久圯宋縣令楊公寅乃建忠孝雙廟於城西孝廟祀羅氏二子忠則屈子也王文正亦有專祠後皆圯是以有三賢祠之建同治五年署知縣麻君維緒議屈子當建專祠其三賢祠應增祀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文公元蓋文公嘗同知平江州事與文正質肅以類從也元度聞而趨之

七年夏告養歸麻君已去位會邑人士重建天岳書院乃諮於介
眾別建屈子祠於書院左方又以三賢祠址湫隘擇地城隍廟右
捐貲經始不足則益以忠義祠歲租閱明年成崇祀三間門廡稱
之斲石爲楹闌鴟吻藻井壯觀翼然工竟乃筮日納主邊豆有嚴
令長師儒逢掖紳佩之倫咸集既成禮屬元度爲文紀歲月元度
惟昔朱子初任同安簿卽爲蘇丞相立祠厥後於建陽學立四賢
堂祀陳公洙游公酢陳公師錫蕭公之敏於江山學立三賢堂祀
徐公揆周公穎徐公存於邵武學祀李忠定漳州學祀高公登建
甯學祀游御史常熟學祀言子游應城學祀謝上蔡若其祀周程
三子則於建康於袁州於隆興於婺源於黃州韶州邵州數爲之

未已記文具集中豈好爲此不急之務哉宇宙所以不做者賴聖賢豪傑蓋臣鉅子落落然撐拄其間凡名賢過化之地其流風遺澤皆歷久勿能設秩而祀之則可以廉頑立懦使尙友者奮興百世之下故名宦鄉賢學宮既有定制而其尤遵著者則特設專祠或並祀一堂以志畏壘之尸祝王唐歐陽三公皆祀邑名宦而三賢祠之建有舉者卒莫能廢非夫秉彝懿好之不能自己者歟史稱縣廨舊有物怪憑戾文正至守吏聞羣鬼嘯呼曰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又稱縣民李氏貧而吝吏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質肅訊無他驗白其冤又稱文公處已儉約爲政廉平其有功德於吾平若此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三

賢實應祀典後之官斯土者知吾平爲偉人發跡地其亦當抗心
希古而弗使三賢專美於前哉元度不敏謹記祠之始末鏤石陷
壁間旣以舉宋楊一令君之墜典亦由行朱子之志也同治八年
秋八月記

天岳書院新建屈子祠記

汨水爲平江經流行二百里入湘陰逕玉笥山爲屈潭屈子懷沙自沈處也平江與湘陰古爲羅縣故一稱汨羅其水駛而冽激而壯與屈子芳潔之性哀怨之音千載下如相響答焉唐天寶閒詔立古忠臣義士祠長沙郡立楚三閭大夫屈原廟封清烈公宋封忠潔侯明嘉靖中改稱楚三閭大夫屈原氏之神有司歲以五月五日致祭攷屈與楚同姓自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里門曰閭哀郢所云發郢而去閭者此也屈之閭介於昭景故曰三閭主之者爵爲大夫王逸楚辭注三閭之職掌王族昭景屈三姓觀漢高帝用強幹弱枝議徙昭屈景於長陵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史稱楚

雖三戶亡秦者必楚韋昭謂三戶卽昭屈景三姓非以其爲宗臣歟方屈子之爲大夫也序其譜屬率其賢能以厲國士猶未躋世卿之列及爲左徒益親信任事令尹子蘭上官大夫忌而讒之遂有江潭之放漁父稱三閭蓋止知其故官耳昔考烈王嘗以左徒黃歇爲令尹封春申君知左徒乃上卿非止大夫秩也史氏稱人之官不係以最尊卽係以最後然則當稱屈左徒不當稱三閭大夫矣抑吾謂洙泗鄒嶧而後道德文章節義莫盛於左徒廟祀應稱屈子蓋其忠愛本性生百折不回旣足扶樹人倫廉立頑懦而離騷一經上繼風雅頌尤後世文詞之宗至其舍生殉義則遙比夷齊以外所僅見也太史公云推斯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庸

詎校卿大夫位號之崇卑哉。平江南門屈家巷，宋有屈子祠，後別建忠孝雙廟，一祀屈子，一祀秦羅氏姊弟，今皆久廢。於是平境無屈祠矣。夫屈子廟食徧大湖南北，汨羅江爲其懷沙盡節地，獨闕俎豆之報，且數百年，謂非數典忘其祖歟。同治戊辰，邑人士卜建天岳書院，元度諭於同志，立屈子祠於院之左方，崇甃嚴翼，裸薦肸鬻，匪第修闕典也。學者幸生先賢過化地，讀其書，想見其人，又以入廟思敬，欽挹其流風遺韻，益當奮興百世之下。夫道德文章，節義無古今，一也有能志古人之志，是卽古人之徒也。屈子陟降之靈，其必默爲佑啟也夫。

平江書院新建君子祠記

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者曰國故國之先獻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無則合鄰國之故以祀之蓋古者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歿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所謂故也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聖人之道其海乎國有先儒學海者也祭必先河則由委以達源此之謂務本自朱子以乾道三年監南嶽廟與南軒張子講學長沙洎紹熙五年來知潭州重建嶽麓書院湖湘正學大明吾平李練溪吳伯英鄒行之諸先生皆親及其門語錄中多其問答逮朱子還朝李良仲李草堂及李先生雄遂相隨往學後僞學獄起朱子

去國僑西湖靈芝寺送者寥寥良仲猶相隨問難不忍去而許仲明方明甫毛竹間魯寶潭方叔行萬子靜諸先生則受學李宏齋黃勉齋饒雙峰諸儒之門以私淑朱子許先生春伯亦從宏齋雙峰游夫以區區百里之邑同時講明正學者如此其眾可謂盛矣平故有九君子祠建自元時祀李吳鄒許二方毛魯萬九先生至今弗替蓋警宗遺意願未祀三李先生及許春伯而九君子中祀鄉賢者又止五人既皆屬闕典而祠址湫隘近市亦不足揭虔爰靈同治戊辰邑人重建書院元度諗於同志別建君子祠爲後學矜式并白守土吏通牒上臺請以九君子中之伯英行之明甫竹間並祀郡邑鄉賢又以三季及許先生並祀君子祠大府以聞

得報可乃筮日迎主釋菜如典禮計列祀十有三人。祀一人額仍九君子從其朔也。昔朱子記崇安縣學趙清獻胡文定二公祠謂古聖賢遠矣欲諸生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諸生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庶幾能達於聖賢之域乎。烏虜朱子之說先河後海之義也。諸君子吾平之國故又朱子之門人弟子也。學者所讀孔孟書皆朱子詮釋之書。卽皆練溪伯英良仲諸子講肄敘錄之書。今幸登其堂拜其粟主考其師友淵源退而紉繹其書求聖賢之所謂學者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殊親炙之矣。李宏齋曰洙泗水南流平江汨水亦西南流人多古學以此有志者奮乎百世之下當慨然思俎豆其

間哉

清江縣賓興會記

古選舉之途三曰徵辟曰貢士曰科目自宋以來科目爲尤重令甲之所垂風會之所趨人才之所由升降胥於是乎在我

朝重熙絜洽久道化成士生其時沐浴

聖澤每三年大比歌鹿鳴而來者海以內計千餘人及偕計車試禮部又選進其十之一二其次貢成均者分四目並得肄業六堂蓋猶周禮鄉三物賓興及司徒司馬以次書升之遺意也自粵寇稔亂蹂躪半天下士轉徙播遷或治鄉兵保境絃誦聲爲少歎賴聖主威靈敦崇文治凡名都新復及被兵各行

特詔補行鄉試其捐俸軍餉至鉅萬者皆增贖中額及學額於戲

聖天子嘉惠士林何其渥也。然軍興十餘年，蠶園雖漸廓清，而瘡痍未復，寒峻之欲試於鄉，與試禮部升太學者，往往苦無脂秣資。坐是中輟，有志者每廢然返。當此時，有能起而飲之，俾彈冠于于，各遂觀光願，此其爲力，詎不足推廣。

皇仁而泯造物之憾哉。清江爲臨郡首邑，山川清淑，之氣代毓偉人。宋三司磨勘劉公式嘗聚書數萬卷爲墨莊，教其孫曰敞曰敬，爲世大儒。其四世孫清之與朱子友，朱子爲作墨莊記。元吳文正公作後記，厥後孔文仲武仲平仲三先生起而應之。於是三孔之稱與三劉相輝映，明有熊文毅公化揚文正公廷麟，勛猷節義高天下。我朝楊勤愨公爲時名臣，其他鉅人長德不可畢數。可謂

盛矣。同治乙丑，寇氛既殄，民和年豐，都人士體

國家菁莪樂育之意，醵金爲興賢會，擇公正者司之，取其息以厚
士士之赴鄉會廷試者，皆依焉。其規制及善後之法，甚備。余聞而
義之曰：諸君子何其用心公而程力眾也！凡人之力，其施於私也
易，以公則難，何也？爲其有我也。凡人之事，成於獨也，易以眾則難
何也？爲其有人也。諸君子獨能公其所私，合眾爲獨，無我見，無人
見，則又何公之不可濟，何眾之不可一耶？邦人士從此蒸蒸日上，
必將遠紹三劉三孔之德業，文章近追文正，勤懋之勳烈，以仰副
聖朝大比興賢之盛典，而不徒科目之蟬聯已也。是舉也，其可爲
知本計者歟。謹記其崖略如右。其出賞者，備列諸碑陰，以詒後之

君子

超園記

汨水出義甯州入平江西南流百二十里逕爽口爽水入焉余家
爽溪之曲距汨江六里許先高祖卜居百二十年於茲矣宅東嚮
溪水環之連雲峙其東福石峙其東南兩山羅列如屏障同治元
年余歸自浙中念古人耕且養三年通一經思構特室爲讀書將
母所明年闢小池於居室左池中央築循陔草堂菽蘭百本與池
荷相掩映上有樓三楹度圖籍及書畫鼎彝之屬曰藏書樓敞其
軒以望連雲福石蒼翠落几案陰晴變態萬狀池廣三晦翼以迴
欄及小橋橋南屋三間曰素心齋植閩蘭號素心者馨逸逾凡卉
池北有隄雜蒔梧桐豫章桂蠟梅之屬先大父所手植也池四周

樹木芙蓉花時爛若雲錦。先是先伯遜吾公築課雲樓於池上。近
因子姓繁，遷居祖宅二里外，而以舊宅屬。余移樓額，懸新居。余乃
稍拓其制，易名曰詩境樓。以後爲左右移，稍進爲蔬圃，彌望皆修
竹灌木，素心齋之右數十武。曰尙友亭，曾大父讀書處也。今益拓
其垣，四窗洞豁，亭以西爲內室，迤東有屋，上下各三楹，曰味閒堂，
爲燕賓之館。四時花不歇，堂有門，直居室，大門之左室，右有樓翼
然，曰愛日。於冬令讀書爲宜，隙地輒蒔花木，統名曰超園。好事者
爲作圖焉。東方曼倩曰：居深山，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
詠歌先王之風，可以樂而忘死矣。語意與仲長統樂志論同。然仲
氏所云良田美池廣宅，背山面流，益以舟車使令之適，非寒峻所

能辨以故濡迹建安朝不復能自潔其身也。曼倩大隱朝市過公
理遠矣而亦不克踐其言。烏虜難哉。余少以飢驅走四方。不遑將
母及崎嶇戎馬中。瀕死者數矣。每念伏波憶少游平生時語。何可
多得。今乃得歎歌。偃仰於此園。春秋佳日。奉太夫人。行花畦竹徑。
閒聞兒輩讀書聲。顧而樂之。客至則網絲於池。擷蔬於圃。不假外
求而自足。而又願小易償。拓舊廡。出新意見者。咤改觀。而所費約
甚。曾不及仲公理所言之半。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其謂
此歟。人情不閱險阻。飽憂患。不知俛仰。寬然之足樂。抑非其所手
治而成之。甚艱者。猶不能若是其親切有味也。繼自今。吾能一日
舍園以他適歟。記諸石。使後人慎守。而日增治之也。

超園續記

超園既成之三年余奉

詔師師援黔辭不獲以同治丙寅三月行越戊辰四月蒞事六月乞養歸入吾園則樹之蘖者拱卉之茁者叢葦之圻者將果矣乃拓循陔草堂之外垣築樓於東北隅曰問月庋所續購書凡十萬卷下爲曲室導以回廊絜石級以達詩境樓闌樓之後苑盛植花卉苑有亭曰蕊珠循左廊出有亭曰紫薇吾鄉產紫薇行盛樵者薪之莫知貴也貴之自予始亭前有苑廣十許丈回廊外之區爲三與亭對峙者曰寶翰樓樓三楹四壁嵌玻璃賞雪月尤勝環以池廣袤十五畝周繚以垣池畔植木芙蓉梅柳梧桐薔薇紫荊之

屬南岸則家廟廣仁倉爽溪書院在焉小舟曰盟鷗舫月夕泛之
作濠濮閒想樓之西爲碧瀾亭與碧瀾對峙曰觀稼亭地獨高秋
穫時稻香撲鼻觀迤東復有池地較窪種荷特茂游魚刺刺出波
閒池之隈各翼以欄隨地勢爲曲折東有臺曰眾香小榭迤北曰
壽萱閣並斷石爲楹屹池中凡二十有二樓閣齋楹端若複道然
凡數折亦達於詩境樓樓右架修廊逕蕊珠亭右遂達於後山有
屋曰長春別館環植梅三百樹竹萬个山茶百本西上爲仙弈亭
設位祀花神石案在亭下石凳環之可弈可飲可坐玩月又西爲
延爽樓爲聽書聲亭則書院游息處也仙弈亭之前循欄而北額
三別有洞天窠石數十級循而下則碧瀾亭畔也園之曲折回環

略如此烏虜余爲此汲汲豈真作無益害有益哉既自寫其曾中之邱壑抑幸生無事時讀書種花養親課子孫又以其閒招同志飲酒賦詩客退則斐然有志於述作回憶枕戈選賊時能自必其有此樂耶雖然園以人重人不以園重裴晉公之午橋司馬溫公之獨樂遐哉弗可攀矣若李贊皇記平泉誠子孫勿以一草木一石與人殊爲達觀者所笑惟歐陽子記海陵許氏南園以謂許氏孝弟著於四世其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來集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烏虜是則余之所願望也夫

平山堂重建歐陽文忠公祠記

三代下兼三不朽而詣其極者宋歐陽文忠公一人而已。公之學自韓子以達於孟子孔子著仁義禮樂之實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惟平心無怨惡耳。故雖其怨家讐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遇之無纖毫芥蒂。至其天資勁直言人所不敢言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也。尤偉者在政府與韓魏公協謀定大計贊立英宗復開悟皇太后俾釋嫌衅則誠社稷勳焉。公於文章直接韓子之傳蘇文忠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世以爲知言不但已也。眉山蘇明允父子挾策走京師時無知者公上其書於朝拔其二子軾轍爲舉首

曾文定王荊公皆公所賞識宋之文極盛矣然微公莫能宏獎而
鎔冶之是諸家之文皆公文也且以餘事論之公修唐書及五代
史卽與龍門頡頏著詩本義能折衷毛鄭二家著易童子問能糾
王輔嗣之失作集古錄卽爲後世金石家之宗作四六文卽能一
洗崑體偶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公蓋得文章之全者宜其
名滿天下爲諫官則稱歐余王蔡爲宰相則稱韓范富歐陽詩稱
歐梅文稱韓柳歐蘇曾王又獨以公配韓稱韓歐兼立德立功立
言而各極九等之最公之外豈復有二哉慶曆八年公自滁州轉
起居舍人徙知揚州年四十二矣明年卽移知穎州公嘗記眞州
東園杭州有美堂而平山堂獨無記僅和劉貢父平山堂詩一首

存集中平山故有公祠不知所自始然公子發撰先公事蹟卽云
滁揚二州皆有生祠則繇來久矣公在前明已從祀孔子廟
國朝康熙三十四年

聖祖南巡

賜御書祠額曰賢守風清

聖賢相契直如臣主之同時宜其曠百世而相感也咸豐中粵寇
陸梁揚最當兵衝祠毀於燹事平當事重葺平山堂而祠未興復
也光緒三年二品銜兩淮都轉鹽運使歐陽崇如旣蒞任出政誠
民壹以公爲法閒登平山堂求拜公祠不可得因喟曰先賢過化
地俎豆餘七百年重以

天題祠不可不復。況某廬陵之族裔也。幸承乏茲土。敢數典而忘諸。乃議割俸復公祠。檄提舉銜候補鹽場大使周鵬輩。其役時記名提督衡陽歐陽君利。見方典水軍按察使銜江蘇候補道平江歐陽君炳。方客淮南。皆曰。某等族望同出。渤海願各斥五百金。佚役工。始於四年秋九月。落成於五年冬十月。於是都轉走書。趣元度爲之記。烏序文忠公之德業。文章與日星。河嶽並垂。無俟贅稱矣。後世祀公與都轉之重新斯廟。豈屬畱意於山川文物之美哉。凡欲使百世下聞風而興起也。蘇子謂自公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公之不朽在是矣。揚爲公舊治。固宜爲公之神所憑依哉。然則都轉之爲治與

其志之所存卽此舉皆可以推見而其人抑自此遠矣都轉名正
壻崇如其字湘鄉人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六

續九老題名記

道巖在縣東百有五里蓋有宋九老題名石云攷九老會昉自唐
白文公洎宋文潞公畱守西都與富鄭公司馬溫公作者英會踵
行者代不乏人而吾平九老則南宋魯進士仕能吳進士鉞等所
會集也時魯年七十有三吳七十有八魯公仕行鄧公希恕並七
十有七方公采李公應春並六十有九張公萬全六十有七羅公
大昂六十有二羅公大享六十更迭主會閱十二年詩鏤巖間有
九人六百三十二之句蓋紀年也魯公受學饒雙峰稱寶潭先生
吳公爲陽坪先生雄次子皆朱子再傳弟子流風遺韻今六百餘

天岳山館文鈔卷十六

讀

一

年矣。明黃梅巖方伯昭道嘗與邱大令萬璣余明經大乾同遊茲山。並有詩殆擬續前會而未果歟。同治辛未展重陽元度山居多暇。屈指同縣任京外官歸林下者得九人。乃折柬招集爽溪精舍。越日遊道巖巖分前後石穴中通。後巖有九老祠。由石隙蛇行入。歷數十武。忽開朗達前巖。是爲葆真觀。前後屋數十楹。皆以巖爲宇。有楹桷無椽瓦。其右有龍潭。其峰曰香爐。席帽華蓋。縱遊畢會飲。議續題名故事。元度年前五十一。諸老多丈人行。又親在不敢稱老。但治具作主人耳。酒半敘甲子。合元度數之得六百三十二歲。諸老皆驚詫曰異哉。何適符宋九老之年也。豈真有前定者耶。道巖之會古以九人。今十人。齒不差。參黍子不與。則年數弗全。其

勿辭元度固謝不敏則又曰昔香山之會秘監狄兼謨河南尹盧
貞年未七十並與會其後溫公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耆
英會并爲作記然則子微特不當辭且當記之元度迺舉觴壽諸
老曰古之仕者倦而歸教其鄉大夫稱太師士稱少師燕饗之禮
無弗與選士咸集於庠將射則主人就而謀介過其闕者率致敬
豈漫然哉蓋皆有風教之責焉諸君子生逢 盛世歸老林泉優
游光天化日之下雖更寇亂桑梓晏然自此年彌高德彌劭固無
愧上下庠之養如元度輩亦垂垂老矣然君子居其鄉則思善其
俗敢遂頽然自放不思有裨於民物哉抑又考溫公序耆英有曰
世所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人與地之相襲焉故其

時與會者十有二人。老不以九限也。近世歐陽坦齋師訂湘中耆英會。亦至十八人。然則今日之會。第以九人始耳。繼自今。有同調者。固當虛左席待之。諸老皆曰善。乃具列名銜并錄所述於左。方元度綴其末。且爲之記。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

余士鏡字月潭。道光十二年舉人。甘肅渭源綏來阜康等縣知縣。雲南昆陽州知州。時年七十有四。詩二首

朱光瑞字藹堂。恩貢生。候選訓導。署湘陰嘉禾縣學教諭。永州府學教授。時年七十有二。詩二首

李漢章字倬齋。道光十五年進士。卽用知縣。沅州府學教授。加五品銜。時年七十有一。詩二首

方儒照字鑑垣廩貢生試用訓導署醴陵嘉禾永定縣學教諭

加內閣中書銜時年六十有七

詩二首

鍾昌勤字崇軒道光三十年進士署四川宜道府知府候補道

加鹽運使銜 賞戴花翎時年六十有四

守制未作詩

周圭字錫侯例貢生刑部候補員外郎江蘇司行走時年六十

有四

詩二首

黃益杰字子山附貢生湖北黃州府知府加鹽運使銜 賞戴

花翎時年六十有三

詩四首

張岳齡字子衡廩生甘肅按察使加布政使銜策勇巴圖魯

賞戴花翎時年五十有四

詩二首

凌文奎字雲植例貢生湖北德安府同知加知府銜 賞換花

翎時年五十有二詩二首

李元度字次青道光二十三年舉人雲南按察使加布政使銜

賞戴花翎色爾固楞巴圖魯時年五十有一詩四首

重修賈太傅祠記代

自秦併六國去孔孟日遠異學爭鳴道術幾爲天下裂漢興蕭曹張陳輩治尙雜霸習黃老禮樂汙不能興逮文帝武帝時賈董二子出而先王之道乃復明董子知道之大原能尊孔氏斥百家以正誼明道爲鵠賈子上治安策所陳易服色改正朔一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悉更秦法不愧王佐才文中子謂諸葛武侯不死禮樂其興乎然使賈董獲大用則三代之治早復不待季漢時也乃武帝不能用董子令相江都王文帝號稱有道亦以絳灌之短出賈子爲長沙王太傅作賦弔屈原尋卒於梁二子旣不遇漢治終未繇坐進於三代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蘇子瞻獨謂賈生不

能用漢文而惜其不先交權絳灌俾得爲所欲爲其說近於權術
賈子所必不爲會何足以病賈子哉賈子故宅在長沙會城濯錦
坊有古井二晉庾闡唐杜甫劉長卿戴叔倫等並有詩明成化中
就宅建祠李文正爲之記

國朝康熙中增祀屈子稱屈賈祠用太史公合傳例也乾隆二十
四年重葺嘉慶二十五年再葺距今餘五十年矣中丞仁和王公
蠲俸倡葺命某董其役方伯涂公暨各官紳並斥金襄事僉議屈
子宜有專祠乃改祀郡校之左而復舊額曰賈太傅祠祠西嚮爲
門二重堂二成規制仍其舊甬甍棖桷黝堊之敝且黝者新之祠
後隙地十數畝增建懷忠草堂南嚮旁爲忠雅樓東嚮登之可望

麓山循廊東上爲小滄浪館再進度石橋爲佩秋亭續屈子小像
鏡諸石迤北爲信芳書屋雜蒔花卉壘石爲山下爲池經始於光
緒元年秋八月糜白金二千有奇旣潰成中丞命紀其始末烏虜
公之意豈第標舉名蹟修廢墜云爾哉賈董皆命世才愜乎有聞
於聖人之道固百世師也董子旣從祀廟庭矣賈子五十八篇漢
書藝文志錄在儒家若治安三策過秦三論又夫人所熟習也讀
其書論其世果能尙友其人慨然想見三代以上之氣象出爲世
用長治久安之績豈待他求哉然則湖湘正學之明抑可於祠之
廢興卜之矣旣以復於公遂書以餉後之君子

賈太傅井記

自漢文帝元年迄今二千五十有五年矣古蹟可考者在長沙莫著於賈太傅宅雖與定王臺並稱然定王景帝子太傅任文帝朝爲尤古也酈氏水經注湘州郡廡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旁有一腳石牀纔容一人坐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盛氏荊州記湘州南寺之東賈誼宅有井其稱狀與酈注同樂氏寰宇記則云上圓下方杜子美清明詩長懷賈傅井依然韓退之詩賈誼宅中今始見皆謂此也井之詳於傳記者如此今陶廟久別建南寺無可考石牀古柑並不存惟井在德潤門內濯錦坊故宅旁奔口

廣腹水清冽居民飲食沐浴悉資之。綆汲者趾相錯也。殆所謂改
邑不改井者耶。光緒元年秋糧儲道兼權按察使夏公偁同官割
俸新太傅宅爲祠。闢祠後隙地爲池亭。自有記。又以挈瓶者眾。巷
狹不能容。乃拓而廣之。井則濶之。登之。幕之。旁舊有石欄。有古碑。
陟剝不可辨。擬補植柑於井眉。井今溢爲二泉。脈故相通。又引注
祠後之荷池。明年夏四月壬午。公觴客於亭。汲井淪茗。味甘冽。與
白沙井埒。先是寧鄉王處士得古甃於井中。製爲甌。其友汪君嘯
霞聞公此舉。乃購甌供祠中。公櫛弄之。拱璧不啻也。公旣屬楊駕
部爲井銘。又以記屬元度。謹案應劭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
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後漢李尤作井銘。遂闡其義。曰。法律取

象不概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旨哉言乎
於賈太傅之學若冥契焉史稱賈生明申商又所陳一制度定官
名更秦法諸策莫不有節制之義然則慕效賈子者觀於井固可
得其大凡哉宜乎流澤孔長歷二千餘年不改也是歲四月甲申
平江學元度記

會文正公祠雅集圖記

同治十三年冬十月前廣東撫部郭公應

召入都諸與撫部雅故者相率祖道時太傅曾文正公專祠方

考室公弟澄侯都轉招諸君燕飲以落之會者以齒爲序於時楊

紫樓封翁黃仙嶠觀察熊鶴村署正唐蔭雲方伯黃海華觀察羅

研生中翰楊性農駕部楊海琴方伯易海青中翰年自八十二至

六十四已上稱九老其未六十者若澄侯丈若朱雨田觀察李仲

雲都轉任芝田司馬黃子壽張力臣兩方伯暨元度並爲主人王

鼎臣觀察年最少亦預於會酒半各詩以張之迺仿香山洛社故

事寫像祠之東軒命元度爲之記既三辭不獲乃舉觴屬諸老曰

文正公之功橫被六合。雖婦孺走卒。罔弗謳而頌之矣。獨其倡義之始。備歷諸險。躋則元度言之有餘。恫焉賊之再犯。長沙也在咸豐四年春。自湘陰寧鄉竄陷湘潭。時會城門盡閉。餉道斷。邦人士扶老攜幼。勢岌岌莫能終日。公檄塔忠武帥師復潭。水師繼之。又躬率水軍之半。及賊於靖港。戰失利。公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知事不可爲。乃止。妙高峰草遺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季弟靖毅公市櫬。將以是夕自殺。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且以師不全勝。自劾。維時謗傷叢集。承宣提刑糧儲鹽法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劾公公若弗知也。厥後師燬於九江。左次南昌。困守於祁門。瀕死者數矣。公百折不回。轉戰十二載。殲渠擣穴。卒戴大勳。

弼成我

國家丕顯休命。雖曰天命。抑豈非人力哉。公薨二年矣。飾終之典。禮絕百僚。

敕祀賢良昭忠祠又

詔建專祠於江寧安慶南昌武昌天津各行省。湖南公故里。猶南陽之祀。葛華州之祀。汾陽也。自例發帑金外。舊部及淮南爭斤重金助役。故祠尤壯。偉今吾儕得優游文。謙於此。閒始願。蓋不及此也。其可忘其所自耶。公之神在天壤。無所不之。諸君子大半與公習。元度則門生故吏也。公今日者。風馬雲車。陟降庭止。環顧吾儕。瞻拜醅酢於茲堂。其亦有悲喜無端。愾然如聞其太息者耶。嗟

天岳山館文鈔

卷十六

記

九

乎士束髮受書見古偉人若伊周望散方召吉甫之徒恨不生與
同時親炙其丰采或幸過其鄉得拜其祠若墓益裒裒不忍去此
雖百世以上猶然况於並世之英疇昔之事而已神化丹青若此
乎况又有平生故舊之雅或嘗與共患難生死者乎其悲以感宜
何如也抑又思古人稱雅集莫著於晉之蘭亭唐之香山宋文富
之洛社蘇米之西園並以圖畫及詩文傳千古爲韻事然第畱流
連光景而已今日之集則有九原隨會之思與崇德報功之誼焉
元度從公於軍旅將及十年俯仰陳迹茫然如隔世亦復縷縷猶
昨日事而公則不可復見矣故宜言之尤悲也既諗於諸老遂次
其言以壽諸石并列諸君子官闕年齒於左方

湘潭郭氏義莊記

古者宗以族得民族之寒者飢者並衣食於宗子其富貴有餘財者亦必歸於宗子宗子死族人皆齊衰三月無後必爲之繼蓋平日相保相恤故族之人皆率其教宗法實與國勢相維繫也自封建廢而宗法亡秦制子壯出分後世因之同產昆弟能不異居與財者蓋鮮至親服絕益相視若遠人矣宋范文正公初義田于畝以收族猶古人合族以食及大功同財之遺意也顧義田之法善矣抑惟三代以下之士得爲所欲爲耳若生三代上反有不能得者蓋古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田皆國家所有惟公卿有采地者始得力田以奉祭祀楚茨信南山甫田諸篇皆爲公卿有田祿者

賦也其詩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我疆我理咨嗟咏歎一若深幸其爲已有者自非公卿欲求數十畝之田以奉其先蓋不可得矣况推以贍族乎後世井田法廢許民閭互相交易人始得各有其田然則義田之設亦古今時勢之殊而所遭有獨幸歟我

朝義田較著者若華亭張文敏照銅山李敏達衛新建曹文恪秀先並以義田得

旨嘉獎文敏從孫戶部尙書祥河近復增置千畝拜

宸翰之賜而仁和湯侍郎右會長白赫方伯若所置義田方望溪氏並爲之記新城陳進士道置義田二千畝祭田如之乾隆中金匱秦太守震鈞盡斥已貲爲義田而吳縣員外郎銜陶祿沅義莊

獨蒙

溫詔以員外郎卽用他若長洲陸氏崑山顧氏廬江章氏並立義莊吾鄉長沙李方伯象鵬余觀察正煥亦有義田義學其皆閩文正之風而起者歟湘潭郭子美軍門由義勇起家從湘鄉合肥兩爵相削平粵逆及擒匪累功至都督加一等輕車都尉族中死事者凡十七人兩弟復死於戰其封翁玉階先生有志贍族母羅太夫人述其遺命于美感泣遂罄產爲義莊其弟婦劉氏唐氏皆樂成之計蠲田五千六百六十六畝歲租六千三百七十四石又宅五區歲租千七百緡作規約三十八條自其十一世祖翔伯公以下咸取給焉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又

設義學四讀書致科第者賁之遊惰不逞者擯之蓋養也而教在
其中矣同治辛未臺吏聞於朝

天子嘉悅賜太夫人額曰誼篤宗支於是當世名卿大夫爭爲
文紀盛而子美復自襄陽走書屬記其端委余惟范文正自少以
天下爲已任及經略西夏賊爲之破膽所勅義田條約具集中至
忠宣公廣之爲三千畝十七世孫允臨續增千畝傳八百餘年弗
壞豈倖致哉文正忠宣兩相國忠勳德業旣足覆露其子孫而陰
爲之保定而三右丞五侍郎復繩繩趾美故食德服疇至於今未
艾也子美戰績視文正幾過之而其義莊歲入之豐尤甲於天下
是繇天資忠孝當血戰殺賊時早置身家於度外宜能公十萬金

之產於族人而初無德色也。况善則歸親，又悉本封翁及太夫人之素志哉。余不敏，戊辰冬，曾勉立家廟及義塾，義倉，廟置祀田六百畝，歲廩以餼本支，義塾聘經師一，蒙師二，倉粟萬石，以便族里。顧力薄而施隘，僅能及先高祖以下諸子姓，視于美廣及十世祖以上，相去若懸，楹矣。然皆以田祿奉祭祀，視三代時之無田不祭者，所得蓋獨多焉。于美此舉，深得古宗法遺意，固當與范氏並垂天壤。余復稱楚茨諸詩之義，俾知今之連阡累陌，皆古人所瞻望而不能得者也。其可食焉而怠其事哉。詩云：于孫孫，勿替引之。敢以爲郭氏子姓勸，并告天下後世之能爲郭氏者。

求忠書院記

自朱子監南嶽廟過長沙與南軒張子講學城南未幾來爲長沙帥遂重建嶽麓書院湖湘正學大明又特建五忠祠於城北祀晉湘州刺史司馬閔王承宋通判潭州軍事孟公彥卿趙公民彥將官劉公玠兵官趙公聿之皆以死殉職者也洎南宋之亡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李忠節公芾參議楊公霆知衡州府事尹公穀幕屬顏公應焱陳公億孫等或闔門靖難或捐軀殉城其時去朱子建祠之日裁八十年夫非大賢表彰節義有以感厲而興起之歟國朝道光二十有四年都人士重建朱子五忠祠於城南書院妙高峰增祀李忠節等五人暨明督師何忠誠公騰蛟巡按劉忠

毅公熙祚監軍章文毅公曠推官蔡忠烈公道憲知府周節愍公
二南曰前後五忠祠亦由行朱子之志也祠成六年粵西盜起踰
嶺涉湘犯長沙不克竄陷武昌安慶踞江甯爲僞都蹂躪遍天下
湘中士大夫號召忠義爭治鄉兵殺賊江忠烈忠源帥楚勇羅忠
節澤南李忠武續賓王壯武鑫各帥湘勇所向有功時提督忠武
公塔齊布搏賊湘潭力撐大局湖北巡撫胡文忠林翼恢復全楚
進規上下江先後以死勤事守土吏疏請別建五忠祠於北城荷
花池左以祀之

詔曰可又數年增祀張忠毅運蘭蕭壯果啟江李勇毅續宜江誠
恪忠義李忠壯臣典黃忠壯潤昌遂廣之爲十二忠祠前後死事

弁勇各祀於其主帥位下凡萬有餘人烏虜烈矣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寇起倉卒覆軍殺將相望而出萬死不顧一
生起與賊遇者乃獨在湖外章句之儒各率其生徒子弟冒白刃
以赴公家之難卒汔

王誅贊成中興盛烈五等之封爛焉誠繇忠義奮發平日讀書談
道誼講求有體有用之學故能出扞大艱獲濟然後知朱子肇建
五忠祠實大有造於湖湘與城南嶽麓兩書院等後人賡續而增
祀之並有功人心世教而近日諸乘時效忠者皆昔賢風聲之所
起也祠旁故有隙地大吏奏建書院於其左以教諸忠裔之來學
者凡民之俊秀亦入焉規制視嶽麓城南不少讓額曰求忠謂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夫學者學爲忠孝而已矣。

朝廷於死事之臣既卹祀。京師昭忠祠復

敕建專祠於省會。又於祠之左方置書院以教其子姓。視羽林孤兒撫卹有加。可謂摯矣。願嘗考古忠臣子弟之能亢其宗者。固不乏而析薪不克荷者。亦時有之。漢文帝時匈奴寇邊。殺都尉孫印。乃封其子單爲緡侯。韓延年。摻廣德。咸因其父擊南越王死事。封爲列侯。唐南霽雲。旣靖節。其子承嗣年七歲。詔授婺州別駕。恩非不渥也。乃單旣無聞於時。延年。廣德。至坐耐金城。且而承嗣游歷涪州刺史。又以劉闢反。無備。謫戍永州。是豈惟不忠抑不孝孰甚。又諸忠子姓所當引以爲鑑者也。鑑之如何。求爲忠孝而已。必能

爲明體達用之學竭力致身乃足稱其家兒以上副

聖朝褒崇節義教育人才之盛典異日移孝作忠出爲世用有猷
有爲有守無忝前人光而求忠書院亦且如嶽麓城南永與天地
不做是則朱子主張風教之意也夫

大宗祠增置祀田記

記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
宴古人於祀田如此其重也其故何哉蓋古者十六授田六十歸
田尺地皆國家所有惟公卿有采地者始得力田以奉祭祀楚茨
信南山甫田諸詩皆爲公卿有田祿者賦也其詩曰我黍稷我
倉我庾我疆我理又曰曾孫之稼曾孫之穡咨嗟泳歎一若深幸
其爲已有者自非卿以下不克有圭田士生三代上欲求數畝力
耕以祀其先豈可得歟後世井田廢阡陌開聽民閭互相貿易而
但征其賦乃始有田連阡陌者苟能知本務必先爲祀田計此古
今難易之勢異也雖然今日之田易得而亦易失孰非先世搏節

愛養所留遺而敢弁髦視之乎况其在祀田乎吾李氏家廟自乾隆三十一年族先正魯珍秉彝及元等釀金倡置縣西湖仙殿寺宇山場一所田租三十六石以半供祀事半給住持僧嘉慶中寺圯不復召僧今收田租四十石山租十二緡從曾祖穆亭公既爲之記矣嘉慶十七年族眾將家廟餘費居積增購松山源田一所嗣經族丈虞臣罄峰諸公悉心經理歲獲贏餘咸豐五年十年兩次增購花園庄田租穀二百九十石於是家廟中歲可得租穀三百五十二石有奇波濟菴者一名花園寺族中世守業也相傳三世祖文鐵公致仕時蒙賜上苑名花歸作花園以榮君賜今其地尙以花園名道光十年可昭公子姓捐香火田租十二石又合族

公購田租十八石今增墾荒租穀十石並供香火及飯僧之資雖
非祀田要當世守弗失者也夫祭祀者事親之終事孝經論卿大
夫之孝以能保其宗廟爲先卽舜大孝武周達孝皆必極諸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然又曰無田則不祭田之繫於祀事也重矣故謹
舉楚茨信南山甫田諸詩之義以告後之食舊德服先疇者能慎
守而式廓之庶祖澤之貽畱在是哉

吳氏宗祠修建屏牆記

國朝會典品官家廟之制有堂有室有夾室有房有東西廡有階有門有庭庭繚以垣卽所稱屏牆者是也淮南子稱舜始作室築牆茨屋令人去巖穴而就室家是爲牆垣所自始書云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又云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然則牆之時義尤與宗祠家廟相表裏矣昔者舜之慕堯也食則見諸羹坐則見諸牆仁人孝子之於親僂見愾聞陟降庭止其與羹牆之慕奚異哉平江吳氏自唐僖宗時吏部尙書諱璋避亂棄官遷平之山田爲長壽土龍恩溪五門下鄉諸族始祖又光州節度判官諱澄長興四年棄官隱岳州之穆家湖旣聞連雲山水之勝

遂遷田巖爲五角族始祖。乾隆二十三年，六族合建宗祠於邑東嘉義嶺。廟貌嚴翼，堂室房廡，門庭之制畢備。惟屏牆未建也。先是建祠時，有客民爭此土，致興訟。靜仁司馬之大父贈朝議大夫國華公嘗力持之。後土人於祠前左方，剏建神廟。青烏家謂於形勢有戾，非障以崇墉，莫由肅觀瞻而遠湫隘。遺命嗣君贈朝議斗軒公務成其志。願以工鉅難獨支，數十年來有志未逮也。同治戊辰，六族公舉靜仁肩其任。靜仁念堂構墜茨之義，與伯兄公永仲兄公遠，斥已貲成之。經始於庚午九月二日，落成於壬申九月。高丈有四尺，廣袤五十五丈，厚如高之數，而殺其六七。糜白金七百有奇，門及廊廡並丹甍一新。斯可謂善繼述志事者矣。昔端木

子論宮牆以數仞及肩爲等級蓋牆不高不足以庇宗廟百官之美富而使人窺見室家之好家語記孔子觀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以爲善惡廢興之鑑是古人不特高其垣墉蓋又有丹青紫素之飾焉尙書大傳曰天子賁庸諸侯疏杼然則士大夫家廟之制不當準此爲等差哉抑又攷郡邑志宋治平中田巖村五六月間桂花香累月自是吳氏昆仲後先登甲乙科凡十人靜仁固田巖族裔也今者宮牆魏煥靜仁適觀厥成有後弗棄基卽可於斯牆券之吾見六族科名之盛當趾美於治平間矣族眾嘉靜仁之肯堂構勤垣墉能仰慰其祖若父也來徵文以紀歲月爰具書其始末云

爽溪書院記

古之教者國有學黨有庠州有序家有塾民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無日不在學之中無人不在教之中爲之師者國學有司徒樂正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主之若二十五家之間則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所謂塾也今制府廳州縣皆立學又有社學義學爲黨庠術序之遺凡學皆建明倫堂則又明揭立教之本以爲鵠矣自朱子講學嶽麓吾平聞風興起者多宋十三君子以族祖練溪先生居首而木川草堂及雄公皆吾族先正也昔賢之流風遺韻所以化成於鄉者何其偉歟余家爽溪九世矣泉甘而土厚距練溪及草堂遺址皆止數十

里同治戊辰告養得請爰仿古家塾法治精舍於家廟西曰爽溪書院延經師一蒙師二以分教子弟先太高祖後裔皆入焉買田餼粟供師生之稍食院設講堂五楹仍以明倫爲額堂後有亭祀先聖先賢粟主以十三君子祔焉左曰養正齋右曰立誠齋齋各十楹門廡五楹院西屋三楹有樓翼然爲藏書所後爲花園爲聽書聲亭翼以回廊庖漏井廩皆具工始戊辰八月落成於己巳四月既釋菜鼓篋迺進諸子姓於堂詔之曰若等知古人立學之義乎孟子云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此千古學的也虞書所謂五典五教五品卽中庸所謂五達道學者學此而已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聖人特人倫之至耳今以聖賢望學者鮮不踳踏未遑顧聖

賢亦人也。不能爲聖賢，要不能不爲人。有倫始，有人出乎倫，卽出乎人矣。出乎人，卽入於禽獸而不自知矣。夫不敢望聖賢，獨甘爲禽獸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其有倫耳。吾之築館擇師以課子弟也，匪第治帖括弋科名爲宗族光寵也。凡欲使讀書明理，各成其爲人。爾成人，非有異術，求各盡其倫。爾倫之盡，其道無窮極。今亦未敢多求，各去其自私自利之鄙心，以無踰大德之閑。爾吾不能廣教術於鄉國，天下僅於家塾焉發之力，薄而施隘，吾滋慙矣。登斯堂者，能顧名思義，盡倫以盡其爲人，立愛惟親，立敬惟長，求無倍於堯舜孔孟程朱之教，而資續練溪木川草堂諸先正之宗風，是爲克家令子。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異日爲名臣，爲通

儒爲循吏立德立功立言胥於是乎出其榮多矣否則倫紀有虧
舍本而逐末縱眞身通顯無解於鄉愿妾婦穿窬壟斷之譏其極
至於違禽獸不遠是卽掇魏科爵三公吾不願有是子弟也爰揭
朱子白鹿洞規暨蔡忠襄公聖門律令於堂並次是語記諸壁以
諒後之學於此者

重修文峰書院記

三代後文治莫盛於宋自慶曆中詔天下郡邑皆立學其規制至今日大備而其時魁儒碩彥又往往萃生徒治精舍講學名山中若朱子之嶽麓鵝湖白鹿洞後世輒因之爲書院繼此者不可殫數今自行省及府州縣皆有書院擇高材生居之其師以致仕官及山林高隱有道德之士其大者比諸侯之太學書院與學校蓋相翼而行者也吾平爲理學文物之邦方朱子講學嶽麓時李練溪先生親及其門而吳伯英亦嘗因蔡西山以受業朱子闢陽坪書院若許春伯萬子靜魯寶濶三伯明紉行之方朔甫方叔行皆嘗與李宏齋黃勉齋饒雙峰康叔臨諸賢相師友今所祀九君子

者也。明鄉賢喻先生志儒繼九君子而起。由明經司訓獨之敘州府。以學行迪諸生多所成就。遷湘陰王府教授。致仕歸卜築東鄉之溪頭讀書自樂。建文峰書院爲羣從子弟藏息之所有。田數十畝。供膏脯資。迄今垂三百年不廢。同治癸亥先生之子姓醴金庀材重修院講堂學舍及門廡。闕者治之。圯者崇之。置粟主祀先生。屬余以文紀其事。余惟先生行誼在郡邑通志功在後學祀在賢宗。其出處皎然實足與九君子後先輝映。抑嘗考先生致仕實在萬厯初年。其時張江陵當國惡世儒講學詔盡廢天下書院。先生生其時能獨行其志爲舉世所不敢爲。則尤以服先生之定力。然則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况爲其子孫者歟。自科舉之學興士相

競於祿利。幾不知學爲何事。鄉先正爲何許人。今試舉九君子之
姓氏行誼。問邑之學者。半張目不能對也。余嘗有鑑於此。擬修葺
九君子祠。剏練溪書院。輯其語錄。以存先正之流風餘韻。使後之
學者。慨然力追古人而從之。而願有志焉。未之逮。今觀先生子姓
數典不忘其祖。益怍怍有動於中。願諸君益拓而大之。爲吾邑士
倡。俾文峰書院之名。且與鹿洞鵝湖諸名勝並峙。天壤閒而并躋。
吾邑於濂洛關閩之域。是則私衷所深望。而亦先生之志也夫。